心理科学进展 2027, Vol. 35, No. 1, 101–118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7.0101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cstr.cn/32111.14.2027.0101

·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

理解时间与变化：质性纵向研究的理论、方法及前瞻

王广新 熊 艳 秦俪轩 尚佳一 袁晨曦 索欣怡 刘佳怡

(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3)

摘 要 质性纵向研究(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QLR)通过对同一组参与者的历时性追踪, 将“时间”与“变化”从静态背景提升为动态分析的核心焦点, 从而系统揭示个体在生命历程、心理认知与社会实践中的演变过程。然而, 如何将“时间与变化”有效转化为可设计、可收集、可分析、可评估的研究过程仍有待系统回应。围绕这一问题, 本文系统梳理了 QLR 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指出其通过前瞻性追踪设计, 重复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等数据收集手段, 结合三链分析、轨迹分析等数据分析技术, 旨在揭示个体意义随时间重构的过程, 刻画变化的非线性轨迹与关键转折点。当前, QLR 仍面临样本流失、数据管理困难等挑战; 未来可整合数字痕迹挖掘与纵向混合设计, 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QLR 为理解心理适应、危机干预及生命历程等动态过程, 提供了兼具深度与情境敏感性的研究路径。

关键词 质性纵向研究, 时间性, 变化机制

分类号 B841

1 引言

人类心理行为具有非固定、非线性的演变特征(Thomson & Holland, 2003)。在心理学研究领域, 诸多核心议题(如疾病康复过程或健康状况的动态演变)均与时间维度和变化过程紧密相关(Neale, 2019)。这涉及到心理学研究中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时间性。时间性“是指时间存在的状态”, 包含“与时间有关的一切, 无论是对同时性、连续性或持续时间的感知, 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感知, 还是个人如何体验特定的时刻” (Olry-Louis et al., 2022)。然而, 传统横断面研究常通过单一时间点捕捉静态现实表征, 难以充分呈现人类经验的动态本质。这种局限促使研究者更加自觉地反思和拓展研究的时间向度。

量化研究中的纵向追踪设计, 通过在多个固定时间点对同一群体进行标准化测量, 并使用增长模型、交叉滞后模型等统计工具, 致力于追踪变量间的动态关系、识别群体层面的变化趋势与因果路径。然而, 这类设计常常将时间概念化为线性、同质、客观的“固定时间” (Chronos), 简化为钟表刻度或数据收集间隔(Balmer et al., 2021)。这虽然能有效识别宏观统计趋势与潜在因果关联, 但难以捕捉个体主观的时间体验(Kairos)、即时的意义重构过程以及行为与情境相互塑造的动态复杂性。

与此同时, 部分横断式或一次性资料收集的质性研究, 即便其研究问题天然地涉及时间与过程(如生命历程、身份演变), 在方法学上常将时间视为故事发生的自然背景、叙事的载体或理解现象的语境。这类研究主要通过回顾性访谈(如生命史访谈)来重构过去的经历与变化, 可被视为对时间性的一种重要探索。例如, 国内关于留守儿童社会适应的研究指出其适应是一个“动态综合过程” (Liu et al., 2023); 对大学生自杀见证者的访谈也揭示了其死亡观存在动态演变过程(李波等, 2025)。这些研究敏锐地触及了“变化”议题, 提供了宝贵的见解。这些研究通过对过往经历的深度回溯与诠释, 揭示了身份、认知与实践的演变, 可被视为对“时间性”的一种广义探索。然而, 部分横断式或一次性资料收集的质性研究依赖回溯性叙

收稿日期：2025-12-23
通信作者：王广新, E-mail: wgx8868@163.com

事或有限时间点的数据, 对“时间性”缺乏系统性的理论化和方法操作, 难以对“变化如何发生”进行前瞻、精细和实时的追踪与分析。其结果往往是将动态的生活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为静态的主题描述, 不易充分揭示变化的具体节奏、非线性转折及即时意义建构等深层机制(Balmer et al., 2021; Neale, 2019)。

近 10 余年来, 质性研究方法学中出现了一个显著的趋势: 将“时间性” (temporality)与“变化过程” (process)从背景推至分析的前台, 对其进行自觉的理论概念化与方法操作化, 并发展出专门的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体系(Balmer et al., 2021; Neale, 2019)。这种聚焦于“如何通过时间研究变化”的方法学自觉与系统化整合, 构成了本文讨论的核心, 即“质性纵向研究”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QLR; 亦称纵向质性研究, LQR)。

质性纵向研究是一种将时间、时间的流逝以及变化过程本身置于分析核心, 聚焦于时间性、过程性与变化机制的质性研究取向或设计框架。它通过前瞻性地、重复地收集同一组参与者或环境下的质性数据(如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 旨在追踪并理解个体的经验、意义与行为如何随时间而展开、转折与成型(Hollstein, 2021; Neale, 2019)。其核心目的在于揭示特定现象随时间运行的深层机制(Neale, 2021)。以“时间与变化”为分析核心、前瞻性追踪与递归性数据生成、致力于揭示过程的深层机制是 QLR 的主要特点。

为明确质性纵向研究(QLR)的独特定位, 有必要将其与量化纵向研究和横断面研究进行简要区分。与量化纵向研究相比, QLR 不追求大样本的统计推断与变量间的因果建模, 而是通过深度质性数据, 揭示变化背后的主观意义、情境机制与非线性轨迹。与横断面研究(无论是量化还是质性)相比, QLR 不满足于单一时间点的“快照”式描述, 而是通过前瞻性、递归性的多次数据收集, 将“变化过程”本身作为核心分析对象。

质性纵向研究倡导“通过时间研究生命” (Neale, 2019), 聚焦于时间流变中的主观体验与变化轨迹(Saldaña, 2003), 直接回应“心理与社会现象是如何在时间中生成与演变的”这一根本问题。QLR 深入揭示动态过程的内在机理, 例如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转折、健康行为的持续变迁(Balmer et al., 2021)、心理韧性的发展轨迹以及重大事件对生活的长远影响(Carruthers Thomas, 2024)。QLR 始终聚焦于参与者所处的“经历过程” (journey), 而非静态的“终点” (destinations), 这对于理解身份形成、社会化等漫长且充满变化的心理发展过程至关重要(Balmer et al., 2021)。

尽管上述潜力已获广泛认可, 但将“时间”与“变化”转化为可设计、可收集、可分析、可评估的研究过程, 仍是 QLR 建设的核心挑战。现有文献缺乏从理论框架到操作实践的系统性整合。本文正是为回应这一挑战而展开。在梳理 QLR 理论内核的基础上, 系统阐述其数据收集、分析实践与质量评估框架, 旨在为心理学研究者提供从“理解变化”到“研究变化”的系统化指引。

2 QLR 理论内核: 时间性的多元概念化与整合

2.1 澄清与定位: 与“部分横断式或一次性资料收集的质性研究”的时间性差异

质性纵向研究(QLR)的独特性, 必须在一个更精确的参照系中加以界定。“传统质性研究”是一个伞概念, 其内部如叙事研究、扎根理论、心理传记等方法, 本身就包含对时间的不同理解: 叙事研究关注故事的时间序列与情节建构, 扎根理论强调过程性与理论的自然涌现, 心理传记则聚焦于生命历程的关键转折点(Polkinghorne, 1995; Corbin & Strauss, 2015)。它们共享对生命意义与过程性的关怀, 可视为对“时间性”的一种广义探索(Neale, 2019)。

然而, 在大量实际操作的质性研究中——尤其是那些采用单一时间点横断面设计, 或主要依赖一次性回溯性访谈的研究——时间往往被降格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载体”或“语境” (Balmer et al., 2021)。这类研究通过参与者的当下回忆来重构过去, 虽能揭示生活叙事与关键事件, 但其对“变化”的捕捉具有局限性: 它难以区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的看法”, 难以追踪意义在“真实时间”中的即时建构与后续调整, 倾向于将流动的经验固化为静态的、以结果为导向的主题描述(Thomson & Holland, 2003)。换言之, 在这类设计中, “时间性”本身很少被系统地作为分析的核心对象进行操作化。

QLR 与横断式或一次性资料收集的质性研究

的时间性差异在于: 分析焦点的前置化, QLR 明确将“时间性”与“变化如何发生”置于分析核心, 追问经验如何以及为何随时间演变(Saldaña, 2003); QLR 通过前瞻性、重复的追踪, 并采用递归策略(如在后续访谈中回放、反思前次内容), 使时间维度内嵌于数据生产过程, 捕捉意义的即时建构与后续重构(Neale, 2021)。为系统处理动态数据, QLR 发展出“三链分析”、“轨迹分析”等专门技术, 用以识别非线性轨迹、关键转折点与变化的内在机制(Silverio et al., 2020)。因此, QLR 与“那些将时间仅作为背景, 依赖横断式或一次性资料收集的质性研究”形成关键区别。

明确了 QLR 的定位后, 要回应“如何将时间与变化转化为可设计的研究过程”, 首先需要厘清 QLR 理解时间的独特理论框架。这一框架并非单一主张, 而是通过四重相互关联的理论操作协同构建的: 首先, 是研究视角的根本转型——从静态比较的“跨越时间”转向过程追踪的“穿越时间”; 其次, 是接纳并整合关于时间本质的二元性——即作为客观框架的“固定时间”与作为主观体验的“流动时间”; 进而, 通过嵌套式分析, 实现个体生命时间(微观时间性)与社会历史时间(宏观时间性)的动态互构; 最终, 借由时序、节奏、转折点等操作性概念工具, 解码生活经验中复杂的“时间性”。以下将逐一阐述这四大理论支柱, 它们共同构成了 QLR 探究“变化”过程的内核。

2.2 核心视角的转型: 从“跨越时间”到“穿越时间”

QLR 的视角转型的核心在于, 将研究焦点从静态、线性的“跨越时间”状态比较, 转向动态、过程性的“穿越时间”经验追踪, 以深入揭示变化如何发生的内在机制。“跨越时间” 隐含着一种“跳跃式”的比较逻辑, 研究关注的是从一个离散时间点(如 T1, 干预前)到另一个时间点(如 T2, 干预后)的“状态”差异。时间在这里被简化为均质的、可分割的线性间隔, 如同钟表刻度。例如, Ragsdale 等(2014)比较了青少年造血干细胞移植患者在移植前后宗教/灵性体验的变化, 这种方法聚焦于“起点”与“终点”的差异, 如同只关注旅程的“目的地”。虽然它能捕捉显著的“高峰”事件或结果, 却极易忽略两个时间点之间漫长的“高原期”、细微的波动、反复的试探以及非预期的转折。因此, “跨越时间”视角难以揭示变化发生的具体机制、非线性轨迹及其背后的主观体验, 无法充分回答“如何”与“为何”变化的问题。“穿越时间”(Through time)强调“追踪逻辑”, 关注生活经验在时间流中的连续展开、演变与重构(Saldaña, 2003)。这一视角将时间本身视为动态的、流动的、充满主观意义的研究过程。它强调对经验流变进行连续、密集的追踪, 关注的是“旅程”本身, 而不仅仅是“目的地”。“穿越时间”意味着研究者需要沉浸于参与者生命历程的连续体中, 捕捉其停止、启动、迂回、过渡与逆转的全过程(Balmer et al., 2021)。例如, Gordon 等(2020)对住院医师身份转变的研究发现, 从“受训者”到“执业医师”并非瞬间完成的切换。相反, 这是一个充满反复与不确定性的动态探索过程。研究中, 部分参与者并未在制度时间点立即拥抱新身份, 而是有意识地主动停留在一种“中间状态”, 利用这段时间去理解、尝试并最终内化其作为执业医师的角色。同样, 对丧亲者(Chen & Laitila, 2023)或哀悼者(Entilli et al., 2021)的追踪研究显示, 悲伤或哀悼的主题(如愤怒、内疚、意义追寻)并非静态存在, 其强度、表现形式和个人意义会随着主观时间体验而动态演变, 呈现“台阶式”下降等非线性轨迹。这些研究共同表明, 心理与社会过程是嵌入在个体主观时间流中的连续建构与意义重构过程。

从“跨越”到“穿越”的转变, 标志着 QLR 的核心研究视角转型——理解“变化的过程”本身, 而不仅仅是变化的结果。它要求研究者不再是时间的“测量者”, 而是时间流中经验“旅程”的“共行者”与“解读者”。

2.3 时间观的整合: 固定时间与流动时间的共存

社会世界中的时间兼具“固定”与“流动”双重根本属性。若要充分捕捉人类经验的动态本质, QLR 必须超越对“固定”与“流动”时间的非此即彼选择, 而将其视为可被创造性整合的两种互补属性(Balmer et al., 2021), 从而协同揭示被传统线性视角所遮蔽的复杂社会过程。

固定时间 (Chronos)远不止是“客观时间”。它是制度化、可商品化的社会时间, 具有客观、线性、可测量的特点。它是研究设计得以展开的骨架, 表现为预设的数据收集时间框架(如每季度一次访谈)、研究的总时长(如三年追踪)或制度性的周期(如学年)。固定时间确保了研究的可规划性与数据的可比性, 使研究者能够在一个共享的客观

时序轴上定位变化。

流动时间(Kairos) 指主观的、情境化的、充满意义的时间体验。它关注个体如何感知时间的“节奏” (快慢)、“时机” (关键时刻)和“暂时性” (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感知)。例如, 在医学培训中, 一次临床失误带来的“羞愧感”可能使时间在体验中“停滞”, 而这一主观事件对专业身份的影响, 远非固定的课程阶段所能完全解释(Gordon et al., 2017)。

QLR 将固定时间框架与流动时间体验进行创造性整合。这不是简单的并列, 而是在固定时间的“网格”中, 敏锐地捕捉和解读流动时间的“纹理”。其核心操作化策略是递归数据收集(Recursive Data Collection) (Balmer et al., 2021)。例如, 在后续访谈中, 研究者回放参与者早期的音频日记片段, 询问: “去年此时你表达了强烈的迷茫, 现在你如何理解那时的感受? ”这种方法使参与者能够基于当下的认知, 对过去进行意义重构, 同时展望未来。它迫使时间“显形”, 使“时间本身成为数据” (Saldaña, 2003), 从而同时回答“变化在何时发生(固定时间)”以及“变化如何被体验与建构(流动时间)”这两个问题。

2.4 微观–宏观时间性的动态互构

质性纵向研究(QLR)通过嵌套式时间分析, 揭示个体生命历程(微观时间性)与历史社会进程(宏观时间性)之间动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QLR 的长期追踪能同时捕捉个体在社会制度所设定的固定时间框架与节奏(宏观时间性), 以及主观节奏、能动性与意义重构(微观时间性)。

例如, Gordon 等人(2020)发现, 住院医师的身份转变是一个非线性过程, 个体会主动停留在“中间状态”以整合认同, 体现了对时间节奏的主动管理(微观能动性)。而 Hermanowicz (2009)对物理学家的研究则表明, 机构的晋升制度(宏观时间表)深刻塑造但并不能完全决定个体的职业轨迹(宏观结构的约束与赋能)。Balmer 等人(2021)对医学生职业认同的研究表明, 宏观的课程阶段设定了训练的基本节奏, 而学生正是在这些制度框架内, 通过应对关键临床事件(如成功或失误)重构其情感意义(微观时间), 从而主动塑造着自己的职业身份。QLR 的嵌套式时间分析表明, 心理适应与社会变迁正是在微观时间与宏观时间的持续对话与互构中得以实现 (Balmer et al., 2021; Gordon et al., 2020; Hermanowicz, 2009)。

2.5 解码时间性: 时序、节奏与关键转折

在质性纵向研究中, 对“变化”的深入理解依赖于一套关键的时间概念工具, 包括时序、节奏、周期与非线性转折点。这些工具超越了将时间视为均质、线性背景, 转而关注其主观性、流动性与建构性(Balmer et al., 2021)。时序关注事件发生的顺序与间隔; 节奏指变化的速度与强度; 周期体现重复或循环的模式; 而非线性转折点则指那些引发轨迹根本性重塑的关键时刻(Ramanujam et al., 2020)。QLR 通过长期、密集地追踪同一组参与者, 能够精确运用这些工具, 揭示生活经验中复杂的动态过程。

以父母在孩子自杀后的哀悼经历为例(Entilli et al., 2021), QLR 并非静态描述某个时间点的策略, 而是通过分析不同时序(如危机期、过渡期、重建期)中策略的演变, 揭示其动态本质。在危机期(T1), 以“寻找答案”为核心, 父母陷入极度自责(“为什么没阻止孩子? ”), 在过渡期(T2)转向“应对外部压力”, 如应对亲友的回避或社会污名; 到了重建期(T3), 进入“意义重建”阶段, 尝试重新定位生活目标(如参与预防自杀公益)。关于哀伤经历的节奏, 捕捉到哀伤从“密集波动”到“间歇性起伏”再到“平稳低频”的节奏演变。在周期循环上, 发现哀伤情绪呈“周年效应”, 即孩子忌日、生日等时间点会重复引发痛苦高峰。

更重要的是, QLR 特别擅长识别非线性转折点——那些打破既有轨迹、引发质变的关键事件。在一项难民心理健康干预的质性纵向研究中, 不仅识别出心理健康“改善后衰退”这一具体的非线性转折轨迹, 更重要的是, 它揭示了这种负向转折与外部结构性支持的中断以及新出现的生活挑战密切相关(Attardo et al., 2025)。这种跃迁具有路径依赖性: 早期一个微小的差异选择(如是否保持干预), 可能通过时间累积效应, 导向后期截然不同的适应轨迹(Neale, 2019)。通过绘制生命历程图谱等时间轴分析(Saldaña, 2003), 研究者能将这种非线性的突变过程可视化, 清晰呈现个体轨迹中平稳、渐变与突变的交织, 从而深刻阐释“变化”并非匀速直线, 而是由关键事件打断、加速或转向的复杂过程。

综上, QLR 通过将时序、节奏、周期与转折点等时间概念工具操作化, 能够深度剖析生活经

验的流动性与互构性。它不仅能描绘变化的宏观轨迹, 更能揭示其内在的振荡、循环与断裂, 为理解个人与社会世界如何随时间相互塑造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视角。

3　QLR 方法实践: 动态数据的收集与分析整合

质性纵向研究的方法实践核心在于动态数据的设计、收集与分析整合。围绕“时间”与“变化”两大核心, 其标志性设计是前瞻性追踪。这意味着研究者在现象或过程起始时介入, 对同一组参与者或特定场域进行多次、跨越时间的数据收集, 从而在“真实时间”中捕捉经验、意义与行为的动态展开。数据收集常常采用递归策略, 即在后续访谈中邀请参与者反思先前分享的内容并展望未来, 从而将时间维度内嵌于对话之中。数据分析则强调整合时间序列, 通过跨时间点比较、构建时间顺序矩阵或轨迹图等方法, 追踪个体或群体的变化模式、转折点及稳定阶段。整个过程是迭代的, 初步分析结果会反馈并指导后续的数据收集, 形成“生成−分析−再生成”的循环, 以逐步深化对“变化”过程的理解。

3.1　数据收集

3.1.1　重复深度访谈

重复深度访谈是最常用的方法。其中序列/递归访谈是 QLR 的标志性方法, 即后续访谈基于前期分析调整, 邀请参与者反思和重新诠释之前的叙述, 从而直接观察其认知、情感和意义的演变轨迹(Balmer et al., 2021)。例如, 询问“上次您将那次失败描述为挫折, 现在您如何看待它? ”这种方法使研究者能够直接观察参与者如何随时间重新诠释同一事件, 揭示其认知、情感和身份认同的演变轨迹(Neale, 2021)。同时, 结合音频日记等“即时性”数据收集方法(Monrouxe, 2009), 可以捕捉更贴近体验瞬间的叙述, 与访谈中的回溯性叙事形成对比与互补, 共同揭示叙事如何被持续建构与重构。

3.1.2　参与式观察与民族志

在质性纵向研究中, 参与观察与民族志并非单次短暂的探访, 而是嵌入时间维度、注重过程的长期实践。其核心在于研究者通过长期的、多次的沉浸式田野工作, 记录日常实践与互动的演变(Barley, 1990)。O’Reilly (2012)提出的“回归式民族志”是典型代表, 研究者间隔数年甚至数十年后重返同一田野点, 通过对比观察揭示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的互构关系。这一做法延续了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传统(Howell & Talle, 2012)。

这类方法能生动捕捉实践与意义的协同演化。例如, 在教育研究中, 通过对同一批小学生跨越数年的跟踪观察, 研究者得以揭示其教育轨迹在学校政策与日常互动背景下的细微变化(Pollard & Filer, 1999) 。总之, 质性纵向研究将时间本身作为一种分析资源, 通过建立并维系深度的研究关系, 能够在自然情境中捕捉“生活本身”的流动性, 从而超越静态描述, 揭示个体与结构如何在时间长河中相互塑造。

3.1.3　创新与视觉化工具的应用

在 QLR 中, 一系列创新与视觉化工具被广泛采用。需要强调的是, 这些方法并非 QLR 所独有, 但其在 QLR 框架下的应用被赋予了独特的纵向意涵: 它们不仅是单次数据收集的工具, 更是连接不同时间点、激活参与者历时性反思、并使“变化”可视化的媒介。它们在递归策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时间线条与地图绘制

这类工具将时间与经验空间化、视觉化, 是 QLR 中极具代表性的方法。参与者被邀请绘制个人生命历程的时间线或地图, 用线条、符号、颜色标注关键事件、情感起伏与转折点(Guenette & Marshall, 2009)。其价值在于, 它作为一种反思性媒介, 能激活参与者的记忆与意义建构过程, 帮助其梳理并表达非线性的生命轨迹(如用“漩涡”或“波折线”表示混乱时期)。它作为访谈中的共享参照物, 为研究者与参与者提供了共同的讨论焦点, 促进了基于具体视觉标记的深度对话, 增强了数据的厚度与互动的平等性(Kolar et al., 2015; Sheridan et al., 2011)。它本身即是分析性数据, 其绘制风格(如列表式与连续线式的差异)、结构(如是否包含未来部分)和内容, 直接揭示了参与者对自身经历的时间感知、情感评价和叙事逻辑。

在 QLR 的纵向语境下, 时间线绘制常被用于多个时间点。例如, 在基线访谈中绘制初始时间线, 在后续访谈中邀请参与者修订、添加或重新诠释基线上的事件与情感标记, 从而直接、可视化地呈现其认知、情感或叙事框架的演变过程。这使得时间线本身成为一个记录变化的动态分析

工具。

(2)数字日记与媒体记录

这类工具旨在捕捉即时性、情境化的经验流，弥补了回溯性访谈可能存在的记忆偏差或叙事重构。音频日记、视频日志或基于应用程序的文本/多媒体记录，允许参与者在自然生活情境中随时记录当下的感受、实践与事件(Bennett et al., 2020; Monrouxe, 2009)。其核心优势在于能够收集高时间密度的过程数据，捕捉情绪、认知或行为的细微波动与日常实践，从而更精准地定位变化的触发时刻与渐进过程。这些记录随后可作为访谈的激发材料，在后续访谈中与参与者共同回顾与诠释，实现递归分析，将“瞬间体验”与“事后反思”联系起来。

在 QLR 中，这些高时间密度的即时记录，其核心价值在于为后续的递归访谈提供了精确的“锚点”。研究者可以选取特定时期的日记片段，邀请参与者回顾并评论：“三个月前你记录这段经历时感到焦虑，现在你如何看待它？”这种方法将瞬间体验置于一个历时性的反思框架中，精准探查意义重构的节点与过程。

(3)影像发声法

“影像发声”(Photo-voice)方法将数据生成的主动权进一步交给参与者，强调参与者的视角与主体性。参与者拍摄代表其经历的照片，并赋予其解释(Mannay, 2015)。在 QLR 中，这种方法能捕捉难以言传的、具身的或情境化的知识，如图像能传达情感氛围、物理空间或非语言细节；通过参与者对图像的选择与诠释，直接揭示其看待自身处境和变化的核心框架；作为一种赋权过程，它有助于与研究边缘化群体建立信任，并使其经验得以视觉化呈现，挑战主流叙事(Simpson & Richards, 2019)。这些视觉数据与后续访谈结合，构成了多模态深度分析的基础。

在纵向研究中，影像发声法的力量在于系列的积累与视角的变迁。参与者被邀请在不同时间点拍摄照片，反映其处境或关注点的变化。通过对比和讨论不同时期的影像及其诠释，研究者与参与者可以共同探索其视角、优先事项或自我定位如何随时间演变，从而捕捉用语言难以直接表达的动态变化。

3.2 数据分析

QLR 的数据分析核心在于捕捉时间维度中的动态变化。其分析逻辑并非单一视角，而是通过整合多重时间维度，系统性地揭示行为与经验的模式、内在机制及个体间的异质性轨迹。

3.2.1 核心分析逻辑与维度

(1)共时性、历时性与时间流

共时性分析(Synchronic)聚焦特定时间点的横向状态，分析同一时刻不同个体、群体在价值观、行为模式、社会关系等方面的结构性特征。数据收集后即时分析，迭代指导后续研究。共时分析进行阶段主题提炼(Bolier et al., 2018)，在每轮访谈后更新框架，聚焦新出现的矛盾以追踪变化，如一项关于毕业生从学生到职场人过渡过程中能力认知变化的研究发现，“动手干活的能力”和“找工作能力”在学生毕业前和刚入职时被反复提及，而“胜任岗位的能力”和“独立工作的能力”则在工作 3~4 个月后才成为讨论的焦点(Ottrey et al., 2021)。纯共时性分析仅呈现时间切片状态，无法揭示个体或群体在看似静态停滞的阶段发生的内在认知重构、情感适应或意义重建等隐性的发展过程。

历时分析(Diachronic)为所有数据收集完成后整体分析，聚焦长期模式。历时分析追踪时间纵轴上的动态演变，关注个体或现象如何随情境变化而发展、转折或停滞。如有研究通过多轮音频日记分析临床实习生的社会互动如何渐进塑造职业身份，识别身份从“受训者”到“医生”的非线性演变(Adema et al., 2019)，归纳职业认同的稳定性与转折点(Balmer et al., 2021)。历时分析可能过度简化因果链，忽视关键时间点的结构性约束(如政策改革对职业选择的即时冲击)。

Balmer 和 Richards (2022)提出整合框架，共时性作为锚点，识别特定时刻的“结构条件”(如课程制度、社会规范)，解释个体行为的即时情境约束。历时性作为连线，展现个体如何应对、适应或重构结构条件(如医学生从“被动遵从”到“主动批判”的转变)。二者共同揭示“时间流动性”——个体既受限于时序性结构，亦通过关键事件重塑发展轨迹(Balmer et al., 2021; Gordon et al., 2017; Neale, 2019)。

(2) “三链分析”框架

三链分析(Three-strand analysis)是质性纵向研究中的重要分析方法，由 Balmer 等学者在医学教育领域提出。三链分析同步分析主题(themes)、

个案(cases)和时间流, 揭示身份建构如何随情境演变(Balmer et al., 2021; Rees & Ottrey, 2026)。将主题分析(随时间演变的主题)、个案分析(个体独特故事)和时间线分析(随时间变化的模式)交织进行。

三链分析要求研究者同步推进三条交织的分析线索: (1) 主题分析, 追踪核心概念或叙事模式(如“身份构建”、“社群形成”)其内涵本身随时间的演变; (2) 个案分析, 深度理解每个参与者独特的故事与能动性; (3) 时间线分析(或曰“贯穿时间”分析), 聚焦于变化过程的形式特征, 如识别转折点、分析变化节奏(渐进/突变)、周期性与序列关系(Balmer et al., 2021)。“三链分析矩阵数据展示”见表 1。例如, 在分析“身份构建”主题时, 研究者既需关注“感到被认可”这一子主题在不同阶段的意义差异(主题分析), 也需通过编码频率的起伏来识别其强化是发生在培训中期(渐进)还是在通过资格考试后(转折点) (时间线分析), 同时结合 Anna 的个体经历(个案分析)来理解这些模式背后的个人情境。

主题 A (身份构建)中, 参与者 Anna 的子编码(如“尝试可能自我”)频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U 型曲线。这表明在中期阶段(如 2017 年底至 2018 年中), 个体处于积极探索和试验不同身份可能性的活跃期, 随后这种探索趋于稳定或内化。主题 B (社群形成)中子编码(如“掌握术语体系”、“共享兴趣”)的频率则呈现持续增长或在高位维持的趋势。这表明随着时间推移, 个体逐渐掌握群体内的话语体系, 共享的实践与兴趣不断增加, 社群归属感日益巩固。最关键的是, 通过对比两条主题链的时间模式可以发现: 身份构建(主题 A)的关键变化(如频率高峰)往往早于社群形成(主题 B)的巩固期。

3.2.2 特色分析技术

(1)递归横断面分析

该方法适用于比较不同时间点(如 T1、T2)的群体特征变化, 尤其在样本稳定性差或队列维持困难的研究中。其核心优势在于允许独立分析各时间点数据, 无需追踪同一批参与者(Grossoehme & Lipstein, 2016)。递归横断面分析可以对不同时间点的整体主题进行分阶段分析和跨阶段比较。例如, 中国学者探讨了 COVID-19 患者的心理体验, 研究设定了两个特定的时间点进行数据收集。第一次访谈(T1)在感染者隔离期间进行, 第二次访谈(T2)在患者回归社会 6 个月后进行。研究发现, 在隔离期(T1), 患者经历诊断时的焦虑、恐慌或冷静, 住院期的多重压力以及积极体验增长(如人生观升华)。在回归社会 6 个月后(T2), 患者经历回归后的调整(羞耻感、失去原有环境、核酸问题)和适应(恢复正常生活、回避体验、新冠后遗症)。COVID-19 患者的疾病体验是随着时间动态变化的, 但“羞耻感和对康复的不确定性贯穿整个过程” (Zhang et al., 2024)。

另外一项研究探讨中国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在返校经历中的身份发展动态, 识别影响自我认同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 患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自我认同呈现非线性、动态变化, 但总体呈

表 1　三链分析矩阵数据展示

	阶段 1 2016.12	阶段 2 2017.6	阶段 3 2017.12	阶段 4 2018.6	阶段 5 2019.12	阶段 6 2020.6
参与者: Anna						
主题 A: 身份构建						
编码: 尝试可能自我	2	10	20	25	14	2
编码: 拥有榜样	15	16	29	26	15	12
编码: 感到被认可	2	4	15	25	10	10
主题 B: 社群形成						
编码: 找到归属群体	10	25	22	28	35	28
编码: 掌握术语体系	0	2	14	25	35	35
编码: 共享兴趣	10	26	37	37	40	39

注: 主题 A (身份构建)和主题 B (社群形成)各自包含三个实质性理论编码。反映不同时间波次下编码频率的变化趋势。表格中每个时间波次的数据权重可基于多种特征确定。为便于说明, 选用编码频率作为指标。

积极上升趋势。从治疗阶段(T1)的脆弱、不确定、负面自我认知, 逐渐过渡到返校阶段(T2)的自我接纳、韧性增强、积极自我认同(Wu et al., 2025)。

递归横断面分析允许因创伤脱落(如 PTSD 患者退出)、流动性(如移民社区)导致的样本更新(Henry & MacIntyre, 2024), 提升了研究效率。早期时间点分析可在后续数据收集前完成, 加速阶段性成果产出(Grossoehme & Lipstein, 2016)。递归横断面分析揭示宏观变迁, 捕捉群体层面的信念演变模式 (Neale, 2019)。然而, 该方法无法揭示个体变化路径和变化机制。

(2)轨迹分析

轨迹分析全程追踪同一队列并进行数据跨时间点整合分析(Grossoehme & Lipstein, 2016)。轨迹分析要求样本稳定, 需深度追踪个体或小群体的历时性经验流(如慢性病管理、心理适应过程、决策动态), 强调变化过程而非静态结果(Saldaña, 2003)。其核心价值在于捕捉个体或小群体经历的连续性与转折点, 尤其适用于研究如自我认同发展、创伤后成长等心理建构的演化机制。

轨迹分析能够揭示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变化, 强调时间流动性和过程性。例如有研究追踪 21 个家庭关于生物制剂治疗的决策过程。分析使用顺序时间矩阵, 识别出决策演变的三种轨迹: 缓慢渐进、阶梯式与突发事件驱动型(Lipstein & Britto, 2015)。研究发现决策是一个非线性、迭代的过程, 完成一个决策后家庭立即转向下一个, 形成“无终点的循环”。这揭示了慢性病决策的动态性与情境依赖性。中国学者通过为期 6 个月的追踪, 在 4 个时间点(转入 ICU 后第 2 天、转出后第 1、3、6 个月)收集访谈资料, 深入探究 ICU 患者创伤后成长(PTG, Post-Traumatic Growth)的心理转化轨迹。研究者运用“时间汇集”策略, 将不同时间点的数据进行整合与对比, 系统考察核心主题的动态演变过程。研究清晰地描绘并区分出两种显著不同的心理成长路径: “升华型 PTG 轨迹”与“复合双路径型 PTG 轨迹”, 从而揭示了 ICU 患者创伤后成长的异质性模式(Li et al., 2025)。

递归横断面分析和轨迹分析两种特色分析技术的比较见表 2。

3.2.3 迭代循环: 动态数据与过程理论的协同精炼

在 QLR 中, 理论构建并非线性完成, 而是与动态数据收集紧密咬合的迭代性递归过程。初步分析(如基于早期数据的主题或轨迹雏形)会反馈指导后续的数据收集焦点(例如, 针对某一转折点进行深入探询); 而新的数据又检验、修正或丰富已有的理论理解(Saldaña, 2003)。这种“数据生成→分析→理论精炼→指导下一轮数据生成”的循环,

表 2 质性纵向研究中递归横断面分析与轨迹分析的比较

比较维度	递归横断面分析	轨迹分析
核心研究焦点	比较不同时间点(如 T1 vs T2)群体特征、主题或信念的差异。关注“发生了哪些变化”。	理解个体或小群体的经历、过程或决策如何随时间展开和演变。关注“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数据收集与样本	各时间点的样本可以是同一批人, 也可以是不同的人。特别适用于样本流失率高、难以维持同一队列的研究(如高危疾病、流动人口研究)。	必须追踪同一批参与者(同一队列)。要求样本稳定, 以便进行跨时间点的深度追踪。
分析策略与时机	每个时间点的数据收集后可立即分析, 然后再进行跨时间点的比较。	必须收集完所有时间点或一个完整阶段的数据后, 才能进行整体分析, 以描绘完整轨迹。
典型分析过程	独立分析 T1 数据, 提炼主题 A。 独立分析 T2 数据, 提炼主题 B。 比较主题 A 与主题 B 的差异, 描述变化。	为每个个案创建时间序列矩阵, 整合其 T1, T2, T3…的数据。描绘和比较每个个案的完整变化路径(轨迹), 归纳出几种典型的轨迹类型(如类型 I, II, III)。
结果呈现的本质	群体层面的主题变迁。在 T1 时期群体普遍表现为 X, 在 T2 时期普遍表现为 Y。	群体内部的轨迹类型学。群体中存在几种不同的变化路径(如: “渐进型”、“波动型”、“延迟觉醒型”), 并描述每种路径的特点。
优势	处理样本流失灵活, 可行性高。 可早期产出阶段性成果。 有效捕捉宏观、群体性的趋势变化。	深度揭示变化的过程、机制和转折点。 捕捉变化的非线性与个体异质性。 能识别出表面相似下的不同适应模式。
局限性	无法揭示个体层面的变化路径和内在机制。可能掩盖群体内部的变化差异。	高度依赖样本的长期稳定性, 执行难度大、成本高。数据分析更为复杂。

确保最终形成的“过程理论”植根于随时间展开的经验证据, 并能动态反映变化的复杂性。

这一过程的核心在于, 研究者将随时间收集的序列数据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通过分析数据中呈现出的变化、稳定、转折与矛盾, 不断检验、修正和深化初步形成的理论理解, 最终使理论框架能够精准、动态地反映现象发展的复杂轨迹(Saldaña, 2003)。质性纵向研究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对动态数据的分析能力, 这使得研究者能够迭代地精炼理论框架, 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现象随时间演变的过程和机制。

4　QLR 质量评估: 通用标准与时间敏感标准

为系统评估 QLR 成果的严谨性, 可借鉴 Audulv 等人(2023)提出的类型学(见表 3)。该框架根据对纵向数据的利用深度, 将 QLR 成果呈现分为由浅入深的三种类型。这一分类警示我们, 高质量的 QLR 应努力超越对纵向数据的简单描述(A 型)或序列化排列(B 型), 迈向聚焦变化过程的 C 型, 其分析能整合时间与理论, 深度揭示变化的机制与轨迹。

然而, 这套类型学主要关乎成果呈现的逻辑。QLR 研究过程的质量评估, 还必须直面设计本身所带来的独特挑战: 时间跨度效应(如样本流失、参与者记忆偏差)、研究关系的历时性演化、不同时间点数据的可比性与解释一致性, 以及如何在流动的情境中构建稳健的理论解释(Neale, 2019)。

为系统评估 QLR 研究的质量, 需明确其遵循两套相互关联的评价框架: 一是所有优秀质性研究共通的通用质量标准, 二则是因应其“时间性”本质而必须予以特别关注的时间敏感标准。

4.1　通用质量标准: QLR 的学科基石

作为质性研究大家庭的一员, QLR 首先必须满足质性研究领域广泛认可的通用质量标准(Lincoln & Guba, 1985)。这些标准包括: 可信度(Credibility)即研究发现是否真实、可信地再现了参与者的经验世界。可转移性(Transferability)即研究结果能否为其他情境或群体提供有意义的参考或启发。可确认性(Confirmability)即研究解释是否扎根于数据, 而非纯属研究者主观臆想, 其他研究者能否从数据中逻辑性地追溯该解释。透明性(Transparency)即研究过程的决策逻辑、步骤演变与局限性是否清晰、公开, 可供读者与外部审核者审查。这些通用标准构成了评估任何一项 QLR 研究是否“合格”的基础。然而, QLR 应对“变化”的本源使命(即其独特性), 要求我们在评估其质量时, 不能仅仅止步于此, 必须向前一步, 聚焦其因“时间”而生的独特挑战。

4.2　时间敏感标准: QLR 的差异化焦点

QLR 的质量高下, 更取决于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方法学自觉与执行深度。为此, 本文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与提炼, 形成一套聚焦于“变化过程”的时间敏感评估体系。其核心追求可凝练为以下两点, 并将通过一系列更具体的关键指标来予以保障。

4.2.1　核心焦点: 对“变化”过程解释的可信度与深度

解释可信, 意味着研究设计真正确保了“变化”是被有效捕捉与澄清的, 而非被假定或回溯建构的。这超越了横断式的“真实”追求, 转向对

表 3　质性纵向研究(QLR)成果呈现类型与质量关联(基于 Audulv et al., 2023)

主类型	亚型	主要特点	潜在质量风险	质量提升方向
A 型: 纵向数据利用度低	A1:纵向数据法 A2: 部分纵向法	结果按主题呈现, 极少分析时间/变化; 简单比较起终点。	现象静态化; 掩盖时序机制; 变化与核心主题割裂。	需追问“时间是否被准确呈现”; 用矩阵展示各时段主题。
B 型: 按时间序列结构化	B1: 递归横断面 B2: 时间主题法	分时段独立分析, 结果按时间顺序呈现; 或以时间阶段划分主题。	忽略时段动态关联; 将时间简化为数据点; 可能掩盖个体轨迹差异。	应标记状态迁移路径与转折点; 聚焦阶段转换的触发事件。
C 型: 聚焦变化过程	C1: 变化过程 C2: 轨迹分析 C3:理论整合变化法	分析变化机制; 深度追踪并比较个体/群体轨迹; 构建解释性过程理论模型。	可能忽视非线性特征或脱离具体经验; 分析复杂度高。	需理论三角校正; 持续抽样直至无新轨迹模式; 从描述到理论逐步迭代, 并邀请参与者反馈。

“过程真实”的建构。在 QLR 中，建立可信度的关键策略之一是递归数据收集(Balmer et al., 2021)。例如，在后续访谈中邀请参与者反思先前陈述(“上次您提到 X，现在如何看待？”)并展望未来。这种方法将时间维度内嵌于数据生成过程，使“变化”成为可直接分析的对象，并通过参与者的回溯性与前瞻性叙事交叉检验变化轨迹，从而增强研究发现的可信性。

深度则体现在对变化过程的机制性阐释。高质量的 QLR 解释应能阐明变化“如何”及“为何”发生，而不仅仅是描述其“是什么”。这要求分析必须超越线性的时间序列，揭示变化的非线性特征(如反复、停滞或转折)、识别驱动或抑制变化的关键情境条件，并解析不同层面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深入的情境化与过程化分析，QLR 能够生成具有时间敏感性的实质性理论(Neale, 2021)。

4.2.2 评估 QLR 时间敏感标准的具体操作化指标

长期投入的可靠性是 QLR 的基石。这不仅指研究项目在资金与人员上的持续稳定，更强调研究者与参与者之间信任关系的长期维系，以及数据收集流程在时间跨度上的一致性。高流失率会严重损害样本的代表性与结论的可靠性。因此，可靠的长期投入体现在精细的参与者维系策略、灵活而连贯的研究设计，以及对“研究即关系”这一本质的深刻认知上。

对时序数据的敏感度是 QLR 分析的核心能力。它要求研究者能够敏锐捕捉并诠释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模式、节奏与断裂。这包括：识别关键的生活事件或历史节点如何成为个体轨迹的“转折点”；分析变化是渐进、突变还是周期性的；理解个体如何在不同时间点上对同一现象赋予不同意义。这种敏感度将数据从一系列“快照”转化为一部“动态影片”，揭示过程与机制。

理论饱和的动态达成是 QLR 理论构建的特殊挑战。在质性纵向研究中，停止数据收集与编码的最终标准是理论饱和，而非数据饱和。理论饱和指新增数据不再对核心理论范畴提供新的属性、维度或关系见解。由于 QLR 研究现象持续演变，其理论饱和是动态且开放的(Neale, 2019)。基于 Neale 的 QLR 理论，本研究提出在有限追踪期内可采用“周期内饱和”作为理论构建的阶段性标准。在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有限的时间追踪框架内(例如，为期 12 个月的前瞻性访谈)，当理论框架能充分解释已观察到的时序模式与变化机制，即达到“周期内饱和”。其核心内涵是，在当前研究周期所收集的全部时序数据中，关于核心研究现象(如某种心理适应过程)的理论范畴(类属)已得到充分发展——它们的属性与维度已被深度挖掘，变异形式已被识别，且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已被整合成一个能够自洽地解释“变化如何发生”的过程模型。“周期内饱和”为 QLR 提供了一个合理且严谨的终点。同时，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时间开放性的承认。它明确限定于“当前研究周期”，从而坦然接纳这样一种可能性——倘若追踪时间延长或情境发生重大转变，既有的理论框架可能需要被修正、拓展，甚至新的变化模式可能会涌现(Neale, 2019)。因此，这并非理论的绝对终结，而是理论在与时间对话的过程中，一个阶段性的、稳固的成果。

过程透明性(Procedural Transparency)要求研究者能清晰、完整地披露随时间推移的决策演变轨迹。例如，为何在某个时间点修改访谈提纲？为何调整编码策略？如何应对样本流失？这些“变化中的研究设计”本身也是数据一部分，其记录与汇报是评估 QLR 过程严谨性的关键。

QLR 质量评估的时间性关键指标相互关联，可靠的长期投入为获取丰富的时序数据提供保障；对时序数据的敏感度决定了从数据中提炼理论洞察的深度；而理论饱和的动态达成，则确保了在时间流中构建的理论既扎实又富有弹性。过程透明性贯穿并衔接上述三项指标，从而确保 QLR 的质量评估体系在时间维度上具有完整的严谨性与公信力。

4.3 提升 QLR 严谨性的核心策略

因其跨越时间的特性，QLR 面临着回忆偏差、研究者主观性渗透以及分析框架时效性等独特挑战。为系统应对这些挑战，研究者发展出一套贯穿研究设计、数据收集与分析全过程的提升严谨性的策略，其核心在于将时间性深度整合到确认与反思的各个环节。

首先，为控制回溯性记忆偏差并捕捉真实的认知演变，QLR 强调将参与者确认(member checking)深度嵌入研究的时间序列中，使之成为一个动态过程。具体策略包括：在后续访谈中进行递归数据回访，向参与者呈现其先前的关键陈

述, 邀请其反思、确认或修正, 从而将参与者的视角从静态回忆转变为对变化过程的主动叙述(Neale, 2021; Orr & Balmer, 2025)。在预设的关键时间节点(如基线、干预后)邀请参与者对初步分析结论进行反馈, 以识别其理解或体验的演变(SmithBattle et al., 2018)。这种时间嵌入式的核实, 旨在确保参与者视角的历时真实性。

其次, 面对海量、跨时的质性数据, QLR 的分析严谨性高度依赖于研究团队内部持续、结构化的对话与校验, 即团队三角验证。这包括推行共识驱动三角验证, 承认知识是主体间协商的产物, 将编码分歧视为揭示现象多维性的契机, 并通过对话将其整合为更丰富的解释范畴(Barbour, 2001)。同时, 必须建立动态校准机制, 因为早期达成的编码框架可能在后期失效(如参与者认知从“生存斗争”转向“带癌生活”)。团队需定期用新时间点的数据重审旧共识, 标注范畴的有效时段, 允许分析框架本身随时间演进(SmithBattle et al., 2018)。此外, 综合使用多种数据来源(访谈、观察笔记)和多位分析者进行交叉比对, 能进一步增强结论的“可信度”和“透明性”。

再者, 反身性虽是所有质性研究的基石, 但在 QLR 中, 因其跨越时间, 反身性被赋予了更强的“过程性”维度。研究者必须意识到, 研究者自身也是一个随时间演变的“时间旅者” (Balmer et al., 2021)。研究者的理论预设、情感体验甚至研究关系本身, 都可能成为驱动或歪曲分析的核心因素。为系统应对这一挑战, 研究需建立时间性反身性机制: 撰写详细的反身性日志, 记录每次分析时的理论困惑、与参与者的关系动态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感受(如长期接触产生的共情或倦怠), 并标注数据生成的时空背景(Finlay, 2002)。这种“过程追踪”式的反身性, 旨在将研究者的演变过程本身也纳入分析的视域, 从而保障整体解释的可确认性。

5　讨论

5.1　QLR 的贡献

5.1.1　深化了对“时间”与“变化”的理论理解

作为质性研究中一项聚焦于“时间与变化”的研究取向或设计框架, QLR 的理论贡献在于对时间性概念的推进。它深化了将时间视为线性、测量背景的传统视角, 通过整合“固定时间” (如制度时钟、研究周期)与“流动时间” (如主观体验、情感节奏), 为理解社会过程与生命历程提供了更细腻的分析工具(Balmer & Richards, 2022)。这种“双焦点透镜”使研究能够同时捕捉宏观社会时序对个体的规约, 以及个体在微观时间流中的能动实践, 从而揭示了时间体验的情境化与非线性本质(Gordon et al., 2020)。

QLR 将“变化”从静态的、前–后比较的结果, 重构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性的核心分析对象。这体现在对转折点、停滞期与潜在轨迹异质性的精细捕捉上(Saldaña, 2003)。例如, 对慢性病患者或职业转型者的研究显示, 变化并非匀速直线, 而是由关键事件、意义重构和策略调整共同驱动的非连续过程(Delmar et al., 2006; Olry‐Louis et al., 2022)。这要求研究者关注“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而非仅仅“变化了多少”。

5.1.2　丰富了生命历程与社会变迁理论

QLR 通过长期追踪个体或群体, 能够深度揭示生命历程中的转折点、过渡过程、决策变化以及个人与环境(包括人际关系、社会情境与制度结构)关系的动态演变。这一优势使其成为连接宏观社会变迁与微观生命体验, 从而为丰富与发展生命历程理论与社会变迁理论提供关键路径。

生命历程理论强调“轨迹”、“转折点”和“时机”的重要性, 但这些概念往往是宏观和结构性的。QLR 通过深描个体在时间中的具体经历, 将这些概念情境化与过程化。例如, 它可以揭示所谓的“社会时钟” (如预期的婚育、职业晋升年龄)如何被个体感知、协商、遵从或抵抗; 一个宏观事件(如政策改革、经济危机)如何通过一系列微观的互动与决策, 最终成为某些人生命轨迹的“转折点”, 而对另一些人则影响甚微。这种分析将宏观结构与微观能动性之间的互构关系, 从一个理论命题转化为可被经验追踪的分析过程。

其次, QLR 为理解社会变迁的心理与行为后果提供了历时性的微观证据。社会变迁(如城镇化、数字化、政策调整)的影响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漫长、复杂且往往非线性的过程渗入日常生活。QLR 能够追踪这种渗入的节奏、机制与分化。它不仅可以记录变迁前后状态的差异, 更能捕捉个体和家庭在变迁过程中实时的适应策略、意义重构、资源重组以及情感波动, 从而揭示变迁影响的异质性、延迟效应和意外结果。

5.1.3 发展并整合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数据收集上，倡导使用重复性、递归性的方法，如多次深度访谈、民族志观察、参与式方法(日记、生活图谱)、视觉方法(影像发声)等，以捕捉随时间变化的丰富数据。数据分析上，QLR 提出的“三链分析”，同时对案例、主题和时间进行分析(Rees & Ottrey, 2026)，轨迹分析为每个个案创建时间序列矩阵，捕捉变化的非线性与个体异质性，增强了研究的解释力。这些方法将抽象的时间性概念转化为清晰、可执行的分析步骤(Silverio et al., 2020)。通过构建个案时间线矩阵，研究者可以系统可视化个体在不同时间点的主题演变，进而比较群体内的轨迹模式(如适应、恶化、波动)，极大地增强了质性纵向研究的系统性与分析严谨性(Audulv et al., 2023)。

5.2 QLR 面临的挑战

质性纵向研究通过追踪个体或群体的生命历程，揭示社会心理现象的动态性与复杂性。然而，也面临诸多挑战，如样本流失、纵向数据的复杂性和长期追踪研究的伦理特殊性。

5.2.1 样本策略

长期追踪不可避免地面临样本衰减(Molassiotis et al., 2011; Nilmanat et al., 2010)。例如，有研究发现，在全部报告了首次和末次随访样本量的 44 项研究里，有 9 项(20%)研究的流失率超过 50%，这直接威胁到数据的连续性与结论的普适性(SmithBattle et al., 2018)。为应对此挑战，需采取前瞻性的过度抽样防御性设计(Dwyer & Patrick, 2021)。在研究过程中添加案例(Hollstein, 2021; Neale, 2018)与重新抽样(Kneck & Audulv, 2019)，均为质性纵向研究中应对样本流失、维持数据完整性与深度的动态策略。前者可在各阶段灵活增补，后者特指在研究后期为弥补流失或深化特定主题而招募新参与者。同时，应对样本流失，研究者还需在分析的“深度”与“广度”间取得平衡。初始广度采样确保多样性，后期漏斗式聚焦关键子样本深入追踪，其余转为低强度随访(如电话访谈)。时间配置上，短期密集研究以深度优先(如 18 个月 6 次随访)，长期研究分阶段聚焦，间歇期整合广度分析(Neale, 2018)。

具体而言，对超长期生命历程研究(如追踪从童年至成年)可以采取分阶段聚焦的策略。研究者可以设定在参与者人生的关键过渡期进行密集深度访谈，例如：小学毕业时(聚焦学业适应与同伴关系)→初中升高中时(聚焦身份认同与自主性)→高中毕业时(聚焦生涯规划与价值观)。每个阶段都对核心子样本进行多次深入的数据收集。在研究的间歇期整合广度是指，在上述几个密集阶段之间(如相隔数年)，研究者并非完全停止接触。他们会通过年度或隔年的简短问卷、祝福明信片或低强度电话随访，与整个原始大样本(包括非核心子样本)保持联系。这既能更新联系方式、减少流失，也能收集广泛的趋势性数据，为下一阶段的深度聚焦提供背景和线索 (Neale, 2018)。

5.2.2 数据复杂性

QLR 生成的数据具有内在的时序复杂性。长周期数据中常出现“矛盾叙事”，即参与者对同一事件的回溯与前期陈述存在差异，这并非研究严谨性缺陷，而是认知、意义重构或情境变化的反映(Neale, 2019)。为提升研究严谨性，应系统运用参与者确认(Gordon, 2021)，邀请参与者在后续时间点核验初步结论，将回忆偏差转化为理解认知演变的契机。在分析层面，需协同处理历时性(跨时间的过程追踪)与共时性(特定时间点的情境分析)两个维度。这要求研究者既能深入剖析个案在时间流中的演变轨迹(个案内的历时性)，也能比较不同个案在相似或不同时间点的状态与模式(跨个案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比较)。建议使用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CAQDAS，如 NVivo)管理多时点庞大数据集(Bennett et al., 2020)。具体而言，可在软件中构建“时间层−主题”矩阵，并系统标记外部政策变更或个人危机等关键事件节点，以此关联并解释数据模式的前后突变(Korstjens & Moser, 2022)。

5.2.3 伦理特殊性

QLR 的伦理特殊性根植于其时间性本质。与横断面研究不同，QLR 通过长期、多次的接触，将研究关系置于一个动态演变的时空中，这使得传统基于静态情境的伦理原则面临根本性挑战(Bennett et al., 2020; Neale, 2013)。QLR 核心伦理议题并非全新，但被时间维度显著放大和复杂化，要求研究者从“程序合规”转向“关系伦理”与“过程伦理”的持续实践。

长期互动使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关系可能从“观察者”演变为“伙伴”甚至“知情人”，权力边界模糊，情感卷入加深。例如，在 Rooney (2015)关

于亲密关系的纵向研究中, 知情同意最初主要通过口头沟通建立, 直到数据收集结束两年后, 才与参与者补签书面同意书。这一实践体现了同意过程的持续协商性与关系性本质。这种深度介入虽能获取丰富数据, 但也带来了角色冲突、过度卷入以及对参与者生活的“侵入”风险(Bennett et al., 2020)。因此, 伦理实践必须具有高度的情境敏感性与反思性, 能够回应研究中随时出现的“伦理重要时刻” (Guillemin & Gillam, 2004)。例如, 当在访谈中意外得知参与者正遭遇家庭危机时, 研究者需当场决定是继续收集数据, 还是暂停访谈并提供支持资源, 这要求超越预设程序, 进行即时的伦理判断。为系统管理此类风险, 研究者需建立主动的应对机制: 通过撰写反身性日志, 持续记录互动中的主观反应与伦理考量, 以监控研究者立场对研究关系的影响, 保障分析的可确认性 (Finlay, 2002); 通过与团队或督导定期讨论实践中遇到的伦理困境, 共同反思并协商确立专业的角色关系边界; 在研究设计中预先准备可靠的心理支持资源列表, 以便在参与者显现出较重情感负担时, 能及时提供转介信息。

QLR 知情同意是一个持续的、而非一次性的过程。在长期研究中, 研究焦点、风险以及参与者自身的意愿和处境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 初始同意仅是起点, 需要在关键节点进行再协商与再确认(Neale, 2013)。实操上, 这可落实为“三阶段再同意程序”: ①初始同意时, 明确告知未来可能涉及的敏感话题; ②每一轮新数据收集前, 进行“波浪式再同意”, 更新风险提示并确认继续参与的意愿; ③强化退出权, 允许参与者选择性撤回特定时间点的数据, 而非要求其全盘退出(Neale, 2013)。参与者也可能以非正式方式(如停止回复邮件)表达退出意愿, 这要求研究者谨慎平衡维持样本与尊重自主权之间的张力, 避免施加不当压力(Bennett et al., 2020)。

随着多轮数据收集, 关于个人生活史、社会关系等细节不断丰富, 构成独特的“生命轨迹”, 使得简单的化名处理难以实现有效匿名(Taylor, 2015)。对此, 研究者需采取更精细的“轨迹匿名化”策略。例如, 将“从律师转为临终关怀志愿者”这一高度可识别的职业转变, 改写为“中年经历了重大的职业领域变更”; 同时, 在发表时对地点、机构名称等细节进行概括或模糊处理(Neale, 2013)。在数据管理上, 需将包含直接标识符的文件(如录音、签署的同意书)与去标识化的分析数据分开加密存储。

最后, 伦理审查需要贯穿研究全程。一次性伦理审查无法覆盖 QLR 全周期的风险变化。因此, 伦理审查应分阶段进行: 初期审查招募策略与对脆弱群体的保护; 中期审查数据安全管理与动态研究关系中的边界问题; 末期则重点评估成果发布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 如群体污名化(Neale, 2013)。 这要求伦理委员会和研究团队自身都具备“伦理素养”, 能够进行前瞻性与反应性相结合的伦理决策。例如, 在研究团队内部建立定期的伦理反思会议机制, 专门讨论近期遇到的伦理困境, 是提升团队伦理素养的有效实操方法(Wiles, 2013)。

总之, QLR 的伦理框架必须将时间作为核心变量。它要求研究者摒弃静态的伦理观, 发展出一种动态的、关系性的、反思性的伦理实践。这种实践的核心是在追求科学与保护参与者福祉之间, 进行持续、审慎的协商与平衡, 其成功与否高度依赖于研究者的伦理敏感性与在长期关系中构建的相互信任。

5.3　前沿趋势与未来方向

方法融合、技术赋能与应用拓展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共同趋势, 但质性纵向研究(QLR)对这些趋势的吸纳与实践具有其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源于 QLR 将“时间”与“变化过程”置于分析核心的根本立场。在 QLR 中, 这些趋势被转化为一系列旨在更精准捕捉、更深入解释历时性变化的具体策略、技术与研究方向。正是对“变化”研究的专注, 使得 QLR 在推进这些趋势时面临独特的机遇、挑战与创新路径。

5.3.1　方法融合与混合设计

混合方法在社会科学中已得到广泛应用, 而在纵向研究中, 它呈现出独特的价值, 即“时序性整合”。QLR 为真正的时序混合方法研究提供了接口, 倡导将 QLR 的深度过程机制揭示与定量纵向研究相结合(Korstjens & Moser, 2022)。其核心不仅在于同时使用多种方法, 更在于将定性与定量的时间序列相结合, 从而实现对“变化”的共时与历时分析。

QLR 与纵向量化研究的融合, 为构建更全面的变化分析框架提供了独特路径。这种融合的核

心是时序性整合，旨在协同两种研究路径所提供的不同类型证据。纵向量化研究能够通过大样本追踪，揭示群体层面的变化模式、识别异质的轨迹亚型，并为变量间的时序关联提供统计证据。QLR 则可以深度嵌入这些量化模式之中，通过对典型案例的长期追踪，致力于揭示：①量化轨迹背后具体的意义建构、情感体验与互动过程；②宏观社会时间(如制度周期)与微观主观时间体验如何相互塑造；③变化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与非线性机制。例如，在心理健康研究中，量化模型可能识别出“U 型”恢复轨迹及“长期停滞”亚组；随后的 QLR 追踪则可以深入探究，在“低谷期”，个体的主观时间体验如何？哪些具体的生活事件、认知重评或关系互动促成了后来的回升或持续的停滞？这种“由量化模式聚焦，由质性过程解释”的设计逻辑，体现了纵向混合方法在连接宏观模式与微观机制、情境化理解方面的独特潜力。

5.3.2 技术赋能与数据分析

虽然文本挖掘、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如今已广泛用于跨学科研究(Crowston et al., 2012; Leeson et al., 2019)，但应用于质性纵向研究中时，其内在的“时间融合逻辑”被清晰地重新定义。将前沿技术融入质性纵向研究，旨在进一步克服仅依赖单一时间点数据或主要依靠回溯叙事在探究动态过程时的固有局限：一是依赖回溯性访谈导致数据在时间上的“片段化”；二是面对海量、多维的时序数据时，传统分析方法的效率与深度不足。其核心意旨在于更精准地捕捉“变化的节奏”与“变化的样态”。

具体而言，“数字痕迹挖掘” (如社交媒体、位置信息等被动记录)能为研究提供一个客观、连续的行为时序数据库。这些数据可以与访谈、日记等主观叙事资料相互对照和补充，形成一种跨越时间的“三角验证”，从而更细致、更可信地描绘出主客观体验演变的同步或错位。同时，“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主要服务于对海量时序文本的高效分析。例如，在历时多年的访谈转录稿中，它可以系统性地识别出核心主题的兴衰、情感倾向的起伏以及叙事逻辑的变迁。这为研究者快速定位关键转折期、发现潜在的时间模式提供了强大的客观辅助，使分析能超越个别情境，把握更宏观的“走势”与“规律”。数字痕迹挖掘和自然语言辅助为纵向文本分析提供了新方法。这些技术能提供高时间分辨率的客观行为数据，与访谈获得的主观叙事数据形成互补，共同绘制更完整的“生命历程图谱”，为在数字时代研究人类心理与行为的复杂动态开辟了新路径(Franzoi et al., 2023)。

总之，这些技术赋能并非要取代深度的质性诠释，而是作为强大的“扩展工具”，帮助研究者克服时间维度带来的数据收集与分析障碍，使其能更专注、更有效地完成 QLR 的核心使命——揭示复杂的变化过程与内在机制。

5.3.3 应用深化与领域拓展

质性纵向研究(QLR)因其对过程与机制的深刻揭示能力，对于旨在深化本土化理论建构的中国心理学研究而言，具有巨大的方法学潜力。QLR 将时间从测量背景转化为分析核心，能够精细捕捉心理现象在特定文化历史脉络中生成、演变与互构的复杂动态，尤其适用于探究中国快速社会变迁下的心理适应、文化价值观的代际传递与转化，以及本土化干预措施(如心理咨询、心理健康项目、教育政策或社区支持方案)在实际情境中如何被接受、调整并产生效果的动态历程。然而，文章中提到的符合质性纵向研究的几项国内研究，目前仍主要局限于医学、护理学和社会学领域。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国心理学界在质性研究已逐渐显现出一种“时间性觉醒”——研究者不再将时间视为静态的测量背景，而是将其作为理解心理过程生成与演变的核心维度。这种觉醒不仅体现在对西方纵向研究范式的借鉴上，更体现在中国学者立足本土现实、主动建构具有文化解释力的理论模型。我国学者张秀敏和杨莉萍(2018)以扎根理论为基础，对基督徒“人神关系”进行编码与阶段划分，发现其祷告关系呈现Ⅰ期(偏理性信靠)→Ⅱ期(理性与非理性并存)→Ⅲ期(融合为一)的三阶段演进。该研究实现了对主观体验的时间性重构，本质上触及了“时序变化”这一核心议题。张丹丹等(2019)运用扎根理论，揭示了社区矫正人员心理需求的阶段性递进关系(接纳现实→维护自我形象→恢复与重建)，并明确指出这种阶段性是“主观的心理阶段”而非客观的时间阶段，关注点从“过去”转向“当下”再到“未来”，体现了对心理变化过程的动态捕捉。此外，在有关流动儿童抗逆力(岳金明等, 2025)、团体成员共情(邵瑾，樊富珉，2021)的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

的关于“时序变化”的探索。

刘甜芳和杨莉萍(2018)通过跨时间访谈(2013~2015 年)追踪 12 名 60~95 岁受访者, 捕捉到了老年人心理随年龄推移的质性变化, 发现老化心理呈现“拒老→服老→怯老→终老”的阶段性演变, 老化心理是随年龄增长而动态建构的纵向过程, 年龄的社会意义也在持续建构着老年人的心理体验。Ma 和 Cavanagh (2026)在中国情境下对 6 名教师进行前瞻性质性纵向访谈, 分别在专业实习开始、实习结束和首个教学学期结束三个时间点收集数据。研究发现, 掌握性经验(mastery experience)和替代性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是最常被报告的自我效能来源, 而这些来源呈现出明显的文化特异性。该研究直接涉及教育心理学核心构念——自我效能感, 是典型的发展取向 QLR。这些研究都体现了中国心理学在质性纵向研究上的自觉探索。

基于这些研究基础, 在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下, 未来的探索者可以更加自觉地遵循 QLR 的方法, 以“时间”与“变化”为分析核心、遵循前瞻性与递归性的数据生成策略、融合三链分析和轨迹分析等专门的分析技术, 可聚焦于以下 4 个核心应用场域:

第一, 文化价值观与心理适应的动态互构研究。中国正处于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因素共存的“时空压缩”进程(景天魁, 1999)。QLR 是探究此种复合时空如何形塑个体心理的理想工具。例如, 可追踪“集体主义”与“个体主义”价值观在城镇化、全球化浪潮下, 如何与青少年的自我认同、亲社会行为或职业选择发生动态的、非线性的互动。此类研究能超越静态的相关分析, 揭示文化心理结构的历时性演变机制。

第二, 社会变迁中的生命历程与转折点研究。面对重大社会事件(如疫情), 孟祥寒等(2021)采用扎根理论, 通过回顾性访谈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下个体死亡心理的阶段性变化(平静期→威胁期→应对期)。尽管该研究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质性纵向研究, 但其通过时间维度的回溯性建构, 揭示了死亡心理的动态演变机制, 为理解危机情境下心理过程的纵向变化提供了本土化视角。未来的研究中, 面对生育政策调整、产业转型等宏观变迁, QLR 能够连接“社会时空”与“个体时空”, 精细描绘政策效应如何嵌入不同群体的日常生活, 并被吸纳、协商或转化。例如, 通过长期追踪, 可以研究重大社会事件(如疫情、经济周期)如何成为个体生命轨迹的“转折点”, 以及家庭抗逆力在此过程中的保护性作用。

第三, 家庭与代际关系的历时性分析。在中国“家庭本位”的文化背景下, 家庭系统是理解个体心理发展的关键场域。QLR 非常适合深入研究代际互动、孝道观念、养育实践与儿童青少年社会情绪发展的共变过程。例如, 可揭示父母教养方式(如温暖与控制)如何随子女年龄增长而调整, 以及这一过程又如何受到祖辈参与、社会观念变化等因素共变与互构。

第四, 心理干预与服务的效果与过程评估。在推动心理咨询与治疗本土化的进程中, QLR 能打开干预“黑箱”。通过对来访者或咨询师进行长期追踪, 可以描绘不同流派干预的起效轨迹、脱落节点以及改变背后的意义重构过程。这能为构建基于过程的、文化适配的干预模型提供关键证据, 推动从问“什么有效”到问“如何、为何及在何种情境下有效”的转变。

未来研究需着力发展契合中国文化语境的时间分析工具(如对“关系时间”、“家族时间”的捕捉), 并在伦理实践中充分考虑中国社会重视人情、面子的关系特征。通过在这些场域的深耕, QLR 有望为中国心理学贡献具有时间洞察力和情境穿透力的原创理论。

6　结论

QLR 是一种通过长期、多次追踪同一组参与者来深入研究“变化过程”的质性研究取向或设计框架。它超越静态描述, 揭示心理现象、社会行为及意义建构如何随时间展开、转折与成型, 从而追踪干预效果、创伤后成长或身份认同等过程的真实演变。恰当运用时, 它能极大地深化我们对心理与社会生活如何随时间“生成”与“演变”这一根本问题的认识。

参考文献

景天魁. (1999). 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 *社会学研究,* (6), 54−66

李波, 肖稼禾, 熊韦锐. (2025). 大学生自杀见证者死亡观的质性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3*(5), 1022−1027.

刘甜芳, 杨莉萍. (2018). 基于年龄建构的老化心理——一项深度访谈研究报告. *心理科学, 41*(5), 1207−1213.

孟祥寒, 李强, 涂永波 周彦榜. (2021). 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的死亡心理质性探究. *心理科学, 44*(5), 1224−1230.
邵瑾, 樊富珉. (2021). 团体成员共情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模型——基于扎根理论. *心理科学, 44*(4), 997−1003.
岳金明, 程选, 安媛媛, 冯丽. (2025). 流动群体家庭抗逆力特征的质性研究. *心理科学, 48*(3), 533−543.
张丹丹, 路茗涵, 王卫红. (2019). 社区矫正人员的心理需求理论——基于扎根理论. *心理科学, 42*(1), 237−244.
张秀敏, 杨莉萍. (2018). 基督徒祷告过程中人神依恋关系的质性探索. *心理学报, 50*(1), 115−129.
Adema, M., Dolmans, D. H. J. M., Raat, J. (A. N.), Scheele, F., Jaarsma, A. D. C., & Helmich, E. (2019). Social interactions of clerks: The role of engagement, imagination, and alignment as sources for professional identity formation. *Academic Medicine*, *94*(10), 1567−1573. https://doi.org/10.1097/ACM. 0000000000002781
Audulv, Å., Westergren, T., Ludvigsen, M. S., Pedersen, M. K., Fegran, L., Hall, E. O. C., … Kneck, Å. (2023). Time and change: A typology for presenting research findings in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BMC Med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23*(1), 284. https://doi.org/10.1186/s12874-023-02105-1
Attardo, H. L., Bruhn, M., Skovdal, M., Carlsson, J., & Audulv, Å. (2025). Changes to refugee mental health during and after a cross-sector PTSD intervention: A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study about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support, life events, and agency. *Culture,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43*(10), 1265−1285. https://doi.org/10.1007/s11013-025-09944-1
Balmer, D. F., & Richards, B. F. (2022). Conduc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through time: How might theory be useful in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dvances in Health Sciences Education*, *27*(1), 277−288. https://doi.org/10.1007/s10459-021-10068-5
Balmer, D. F., Varpio, L., Bennett, D., & Teunissen, P. W. (2021).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medical education: Time to conceptualize time. *Medical Education*, *55*(11), 1253−1260. https://doi.org/10.1111/ medu.14542
Barbour, R. S. (2001). Checklists for improving rigour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 case of the tail wagging the dog?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22*(7294), 1115−1117. https://doi.org/10.1136/bmj.322.7294.1115
Barley, S. R. (1990). Images of imaging: Notes on doing longitudinal field work. *Organization Science, 1*(3), 220−247. https://doi.org/10.1287/orsc.1.3.220
Bennett, D., Kajamaa, A., & Johnston, J. (2020). How to do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The Clinical Teacher*, *17*(5), 489−492. https://doi.org/10.1111/tct.13203
Bolier, M., Doulougeri, K., De Vries, J., & Helmich, E. (2018). 'You put up a certain attitude': A 6-year qualitative study of emotional socialisation. *Medical Education*, *52*(10), 1041−1051. https://doi.org/10.1111 /medu.13650
Carruthers Thomas, K. (2024). Fast, slow, ongoing: Female academics' experiences of time and change during COVID-19. *Area*, *56*(1), e12894. https://doi.org/10.1111/area.12894
Chen, Y., & Laitila, A. (2023).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suicide bereavement experiences: A qualitative study of family members over 18 months after los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4), 3013. https://doi.org/10.3390/ijerph20043013
Corbin, J., & Strauss, A. L. (2015).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4th ed.). Sage Publications.
Crowston, K., Allen, E. E., & Heckman, R. (2012). Us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technology for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5*(6), 523−543. https://doi.org/10.1080/13645579.2011.625764
Delmar, C., Bøje, T., Dylmer, D., Forup, L., Jakobsen, C., Møller, M., Sønder, H., & Pedersen, B. D. (2006). Independence/dependence − a contradictory relationship? Life with a chronic illnes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 *20*(3), 261-268. https://doi.org/10.1111/j.1471−6712.2006.00403.x
Dwyer, P., & Patrick, R. (2021). Little and larg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from two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policy studies on welfare conditionality. *Longitudinal and Life Course Studies*, *12*(1), 63−81. https://doi.org/10.1332/175795920X15913557982929
Entilli, L., Ross, V., De Leo, D., Cipolletta, S., & Kõlves, K. (2021). Experiences of parental suicide-bereavement: A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analysis over two yea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8*(2), 564. https://doi.org/10.3390/ijerph18020564
Finlay, L. (2002). Negotiating the swamp: The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of reflexivity in research practice. *Qualitative Research*, *2*(2), 209−230. https://doi.org/10.1177/146879410200200205
Franzoi, S., Grisold, T., & vom Brocke, J. (2023, June 6). S*tudying dynamics and change with digital trace data: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Kristiansand: Proceedings of the 31st European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https://aisel.aisnet.org/ecis2023/
Gordon, L. (2021). Making space for relational reflexivity in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Medical Education*, *55*(11), 1223−1224. https://doi.org/10.1111/medu.14626
Gordon, L., Jindal-Snape, D., Morrison, J., Muldoon, J., Needham, G., Siebert, S., & Rees, C. (2017). Multiple and multidimensional transitions from trainee to trained doctor: A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study in the UK. *BMJ Open*, *7*(11), e018583. https://doi.org/10.1136/bmjopen-2017-018583
Gordon, L., Rees, C. E., & Jindal‐Snape, D. (2020). Doctors' identity transitions: Choosing to occupy a state of 'betwixt and between'. *Medical Education*, *54*(11), 1006−1018. https://doi.org/10.1111/medu.14219
Grossoehme, D., & Lipstein, E. (2016). Analyzing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data: The application of trajectory and recurrent cross-sectional approaches. *BMC Research Notes*, *9*(1), 136. https://doi.org/10.1186/s13104-016-1954-1
Guenette, F., & Marshall, A. (2009). Time line drawings: Enhancing participant voice in narrative interviews on sensitive top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8*(1), 85−92.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0900800108
Guillemin, M., & Gillam, L. (2004). Ethics, reflexivity, and "ethically important moments" in research. *Qualitative Inquiry*, *10*(2), 261−280. https://doi.org/10.1177/1077800

403262360

Henry, A., & MacIntyre, P. D. (2024). Keeping in time: The design of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SLA. *Research Method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3*(1), 100102. https://doi.org/10.1016/j.rmal.2024.100102

Hermanowicz, J. C. (2009). *Lives in science: How institutions affect academic career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llstein, B. (2021). Promises and pitfalls of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Longitudinal and Life Course Studies*, *12*(1), 7−17. https://doi.org/10.1332/175795920X16040851984946

Howell, S., & Talle, A. (2012). *Returns to the field : Multitemporal research and contemporary anthropolog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Kneck, Å., & Audulv, Å. (2019). Analyzing variations in changes over time: Development of the pattern‐oriented longitudinal analysis approach. *Nursing Inquiry*, *26*(3), e12288. https://doi.org/10.1111/nin.12288

Kolar, K., Ahmad, F., Chan, L., & Erickson, P. G. (2015). Timeline mapping in qualitative interviews: A Study of resilience with marginalized 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4*(3), 13−32.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1501400302

Korstjens, I., & Moser, A. (2022). Series: Practical guidance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Part 6: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and mixed-methods approaches for longitudinal and complex health themes in primary care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General Practice*, *28*(1), 118−124. https://doi.org/10.1080/13814788.2022.2053106

Leeson, W., Resnick, A., Alexander, D., & Rovers, J. (2019).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 in qualitative public health research: A proof of concept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18*, 1609406919887021.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19887021

Li, H., Li, X., Fan, Y., Li, J., & Qi, X. (2025). Exploring the trajectory of post-traumatic growth in patients in intensive care unit: A phenomenological longitudi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on health and well-being, 20*(1), 2535838. https://doi.org/10.1080/17482631.2025.2535838

Lincoln, Y. S., & Guba, E. G. (1985). *Naturalistic inquiry*. Sage.

Lipstein, E. A., & Britto, M. T. (2015). Evolution of pediatric chronic disease treatment decisions: A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view of paren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edical Decision Making*, *35*(6), 703−713. https://doi.org/10.1177/0272989X15581805.

Liu, W., Wang, Y., Xia, L., Wang, W., Li, Y., & Liang, Y. (2023). Left-behind childre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social adjustment: A qualitative study in China. *Behavioral Sciences, 13*(4), 341. https://doi.org/10.3390/ bs13040341

Ma, K., & Cavanagh, M. (2026). A longitudinal inquiry of sources of teacher self-efficacy: From the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into the first year of teaching. *Europea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9*(1), 152−167.

Mannay, D. (2015). *Visual, narrative and creative research methods: Application, reflection and ethics*. Routledge.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75760.

Molassiotis, A., Lowe, M., Blackhall, F., & Lorigan, P. (2011). 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a respiratory distress symptom cluster in lung cancer: Cough, breathlessness and fatigue. *Lung Cancer*, *71*(1), 94−102. https://doi.org/10.1016/j.lungcan.2010.04.002

Monrouxe, L. V. (2009). Negotiating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Dominant and contesting narratives in medical students' longitudinal audio diaries. *Current Narratives*, *1*(1), 41−59.

Neale, B. (2013). Adding time into the mix: Stakeholder ethics in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s Online*, *8*(2), 6−20. https://doi.org/10.4256/mio.2013.010

Neale, B. (2018). *What is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Bloomsbury Academic.

Neale, B. (2019).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https://doi.org/10.4135/9781526421036824355

Neale, B. (2021). *The craft of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s. https://doi.org/10.4135/9781036212834

Nilmanat, K., Chailungka, P., Phungrassami, T., Promnoi, C., Tulathamkit, K., Noo-urai, P., & Phattaranavig, S. (2010). Living with suffering as voiced by Thai patients with terminal advanced canc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lliative Nursing*, *16*(8), 393−399. https://doi.org/10.12968/ijpn.2010.16.8.393

Olry‐Louis, I., Cocandeau‐Bellanger, L., Fournier, G., & Masdonati, J. (2022). Temporality: A fruitful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studying, and supporting people in transition. *The Career Development Quarterly*, *70*(4), 256−270. https://doi.org/10.1002/cdq.12306

O'Reilly, K. (2012). Ethnographic returning,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and the reflexive analysis of social practice. *Sociological Review, 60*(3), 518−536. https://doi.org/10.1111/J.1467-954X.2012.02097.X

Orr, A. R., & Balmer, D. F. (2025). Methodological progress note: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to hospital medicine. *Journal of Hospital Medicine*, *20*(7), 736−739. https://doi.org/10.1002/jhm.70000

Ottrey, E., Rees, C. E., Kemp, C., Brock, T. P., Leech, M., Lyons, K., … Palermo, C. (2021). Exploring health care graduates' conceptualisations of preparedness for practice: A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study. *Medical Education*, *55*(9), 1078−1090. https://doi.org/10.1111/medu.14475

Polkinghorne, D. E. (1995). Narrative configuration in qualitative analysis.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8*, 5−23. https://doi.org/10.1080/0951839950080103

Pollard, A., & Filer, A. (1999). *The social world of pupil career: Strategic biographies through primary school*. Cassell.

Ragsdale, J. R., Hegner, M. A., Mueller, M., & Davies, S. (2014). Identifying religious and/or spiritual perspectives of adolescents and young adults receiving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s: A prospective qualitative study. *Biology of Blood and Marrow Transplantation, 20*(8), 1242−1247.

Ramanujam, A., Bröer, C., Giani, S., & Moerman, G. (2020). Temporality in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studies on health experience: A Review and Analysis. In E. Schilling & M. O'Neill (Eds.), *Frontiers in time research − Einführung in*

die interdisziplinäre zeitforschung (pp. 495−518). 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 https://doi.org/10.1007/978-3-658-31252-7_22

Rees, C. E., & Ottrey, E. (2026). “Lives and times”: The case for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anatomical sciences education. *Anatomical Sciences Education*, *19*(2), 218−230.

Rooney, V. M. (2015). Consent in longitudinal intimacy research: Adjusting formal procedure as a means of enhancing reflexivity in ethically important decisions. *Qualitative Research*, *15*(1), 71−84. https://doi.org/10.1177/1468794113501686

Saldaña, J. (2003).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Analyzing change through time*. AltaMira Press.

Sheridan, J., Chamberlain, K., & Dupuis, A. (2011). Timelining: Visualizing experience. *Qualitative Research*, *11*(5), 552−569. https://doi.org/10.1177/1468794111413235

Silverio, S., Jones, H., Gubijev, A., Fallon, V., Coxon, K., Bick, D., & Brown, J. (2020, January 29). *Longitudinal approaches to qualitative analysis: Guidance for practical application.* Bath: Qualitative Research Symposium.

Simpson, P., & Richards, M. (2019). Reflexivity denied? The emotional and health‐seeking resources of men facing disadvantage.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41*(5), 900−916. https://doi.org/10.1111/1467-9566.12869

SmithBattle, L., Lorenz, R., Reangsing, C., Palmer, J. L., & Pitroff, G. (2018). A methodological review of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in nursing. *Nursing Inquiry*, *25*(4), e12248. https://doi.org/10.1111/nin.12248

Taylor, R. (2015). Beyond anonymity: Temporal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in a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18*(3), 281−292. https://doi.org/10.1080/13645579.2015.1017901

Thomson, R., & Holland, J. (2003). Hindsight, foresight and insight: The challenges of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ology*, *6*(3), 233−244. https://doi.org/10.1364557032000091833

Wiles, R. (2013). *What are qualitative research ethics*? Bloomsbury Academic.

Wu, Y., Wang, Y., Han, S., Jiang, X., & Chiu, M. (2025). The Identity development in adolescents with mental disorders during their Return-to-School experiences: Evidence from a 4-Year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study. *Child: Care, Health and Development, 51*(6), e70189. https://doi.org/10.1111/cch.70189

Zhang, L., Zhang, C., Li, K., & Zhang, Y. (2024). Longitudinal qualitative study on the psychological experiences of COVID-19 patients' based on timing it right framework. *Scientific Reports*, *14*(1), 12409.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4-63215-4

Understanding time and change: Theory, method and future direction for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WANG Guangxin, XIONG Yan, QIN Lixuan, SHANG Jiayi, YUAN Chenxi, SUO Xinyi, LIU Jiayi

(*Psychology Department, School of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QLR) moves “time” and “change” from a static backdrop to the central focus of dynamic analysis. By tracking the same group of participants over time, QL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how individuals evolve across the life course, psychological cogni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However, the question of how to effectively translate “time” and “change” into a research process that is designable, collectable, analyzable, and evaluable has yet to be systematically addressed. To fill this gap, this paper provid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heori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underpinning QLR. It highlights how QLR employs data collection methods—such as prospective tracking, repeated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in conjunction with analytical techniques including Three-strand analysis and trajectory analysis. These approaches aim to reveal the process by which individual meanings are reconstructed over time and to map non-linear trajectories of change and their key turning points. Currently, QLR still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sample attri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data management. Future developments may integrate digital trace mining and mixed-methods longitudinal designs to construct a more explanatory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hange. QLR thus offers a research pathway that combines depth with situational sensitivity for understanding dynamic processes such as psychological adaptation,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the life course.

Keywords: qualitative longitudinal research, temporal dimension, mechanisms of change